

用學中級高
文國華中新
冊一第

頤沈 者 編

璞喻
棐韓
乘作范
照欽方
誠士華
者注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887.3
四行24

中國

韻文

精裝
一冊

二元

宋詞研究
胡雲翼 一冊
九角

謝無量 一冊

二角半

詩學指南
謝無量 一冊
三角

一角半

學詩入門
王文濡 一冊
一角

一角

文學叢書

陳鐘凡著 本書凡九章
，分論詩、楚辭、詩騷之比較、
論漢魏六代賦、論樂府詩、
論漢魏訖隋唐古詩、論唐人近
體詩、論唐五代及兩宋詞、論
金元以來之南北曲。既述淵源
與背景，復詳其體
製與派別；讀此一
編，可入中國韻文
之堂奧矣。

詩式

朱賓鑒 一冊
七角

中華書局發行

中學級新中華國文第一冊

目錄

頁數

天演論序

吳汝綸

一

答嚴幼陵書

吳汝綸

五

羣學肄言序

嚴復

七

春秋中國夷狄辨序

梁啟超

十三

書劍俠事

王士正

一八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杜甫

二二

羅臺山逸事

樂鈞

一五

秦士錄

宋濂

二八

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

三三

湯琵琶傳 王猷定

三六

蘭陵女兒行 金和

三一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 孫詒讓

四九

南通師範學校始建記 張謇

五四

宜黃縣縣學記 曾鞏

五九

五箴 曾國藩

六四

雜銘 方孝孺

六六

說劍 莊子

六八

雜說四首 韓愈

七三

送窮文 韓愈

七九

鄒人夢鹿

列子

八四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八六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八八

愚溪詩序

柳宗元

八三

左仲郢浮渡詩序

姚鼐

九五

送石昌言北使引

蘇洵

九九

答段縫書

王安石

一〇二

※
※
※
※
※
※
※
※

賜南粵王趙佗書

漢文帝

一〇五

報文帝書

趙佗

一〇七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國策

一〇九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國策

一一二

刺客列傳

史記

一一七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薛福成

一三〇

＊＊＊＊＊＊＊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一三六

自傷賦

班婕妤

一三九

怨歌行

班婕妤

一四二

白頭吟

卓文君

一四三

報陳琳書

臧洪

一四四

答蘇武書

李陵

一四五

重己	呂氏春秋	一五七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吳汝綸	一六〇
言志	蕭大圓	一六三
樂志論	仲長統	一六六
與周處士書	王 裵	一六七
與沈小沂書	譚嗣同	一七〇
飲酒詩三首	陶 潤	一七四
自祭文	陶 潤	一七五
祭詩歌并序	孫原湘	一七七
虞美人	蘇 輾	一七九
定風波	蘇 輒	一七九
沁園春期思卜築	辛棄疾	一八〇
醜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辛棄疾	一八〇

說橙

梁啟超

一八一

輓船說

高延第

一八五

涉務篇

顏之推

一八七

日本國志職官志序

黃遵憲

一九〇

日本國志刑法志序

黃遵憲

一九四

竹溪記

唐順之

一九七

養竹記

白居易

一九〇

羌村三首

杜甫

一九二

山石

韓愈

一九三

太行

孫原湘

一九〇三

宜施三洞紀遊

莊禮本

一〇六

自明本志令

曹操

一〇九

自敍

曹丕

一一六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一一二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一二六

金人銘

一三三

德化

韓非

一三三

分謗

韓非

一三五

說難

韓非

一三七

高級中學用新中華國文第一冊

天演論序

吳汝綸

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以示汝綸曰：「爲我敍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物競二義，綜萬象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變遞嬗，深研乎質力聚散之義，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爲治。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爲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天賦之能，使人治日卽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其爲書奧曠縱橫，博涉乎希臘、竺乾^二、斯多噶^三、婆羅門^四、釋迦^五諸學，審同析異而取其衷，吾國之所創聞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爲赫胥黎氏之指趣。

，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六〕} 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七〕}，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八〕}，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謂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九〕} 氏出，原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謂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衆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淪民知，莫善於譯書。』

吾則以爲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謂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於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知之渝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爲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卽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曖曖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

抑嚴子之譯是書，不唯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惜也，予又惑焉。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辭，與

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駢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知淪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與？

【本文釋要】 吳汝綸，字蟄甫，清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工古文詞；久客曾國藩、李鴻章幕，奏議多出其手；官至冀州知州。光緒末，充北京大學堂總敎習，加五品卿銜，遊日本，考察教育；後稱病歸。著有東遊叢錄、易說、詩說、詩文集、深洲風土記等書。天演論、書名，赫胥黎著，侯官嚴復譯。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英國生物學家，生於一八二五年，死於一八九五年。自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物種原始》出版，氏遂為熱心進化論者。

是書即其發揮進化論之作。嚴復，字幾道，一字幼陵，福建侯官（今閩侯）人，精中西文學，學問淹博，譯書多種，皆雅潔，如羣學、辯言、穆勒名學、原富、法意及是書，皆風行一時，於清末啟發國人思想極有功。是文論點側重嚴復之譯文。

【注】「一」格物家、用大學格物致知語，謂自然科學家也。「二」竺乾，即印度——

一說竺乾爲天竺西乾之義；或以爲本作乾竺，即天竺，後人誤升竺字於上云。「三」斯多噶

Stoicism、希臘學派名，希臘人芝諾Zeno所創。「四」婆羅門、印度宗教名，即印度舊教也

，由婆羅門族掌之，故名。「五」釋迦、即釋迦牟尼，古代印度迦毘羅國王太子，爲佛教之

始祖。「六」六藝、即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七」太史公書、即史記，漢

太史令司馬遷撰，凡一百三十卷。「八」太玄、書名，漢揚雄撰，凡十卷，其體擬周易。

「九」韓退之、即唐韓愈，南陽人，世居昌黎，因亦號昌黎先生。嘗病唐人爲文，不脫六朝綺

靡之習，發憤爲古文，實爲唐代文學革命巨子，而爲後世古文之宗。

答嚴幼陵書

吳汝綸

呂臨城來，得惠書，並大著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比經手錄副本，祕之枕中。蓋自中土譯西書以來，無此鴻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一)；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

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土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

爲主文誦諫之資而已。必繩以舌人之法，固執事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旨。顧蒙意尙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原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此在大著雖爲小節，又以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原書之爲尤美。區區謬見，敢貢所妄測者，以質高明。其他則皆傾心悅服，毫無間然也。

惠書詞義深懿，有合於小雅怨誹之旨。^(一)以執事兼綜中西二學，而不獲大展才用，而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二)，此最古今不平之事。此豈亦天演學中之所謂天行者乎？然則執事故自有其所謂人治者在也。

大著恐無副本，臨城前約敝處讀畢，必以轉寄。今臨城無使來，遞中往往有遺失，不敢率爾。今仍命小壻呈交，並希告之臨城爲荷。近有新著，仍願惠讀。肅頌道履，不宣。

【本文釋要】

吳嚴略歷，具見前篇。此書係見嚴譯天演論後，與嚴討論譯書義例者。

【注】〔一〕鴻濛、一作鴻蒙，見莊子注，自然之元氣也。〔二〕詩分大雅小雅，大雅述大政之體，小雅述小政之體。雅、正也，皆雅樂所用，故名。按小雅又可分正變二種：正小雅、皆諸侯大夫燕饗之詞；變小雅則多君臣父子怨誹之旨，如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弁諸篇皆是，見詩經卷五。〔三〕妄、凡也。諸部妄校尉，猶言諸部凡校尉也。漢書李廣傳：『諸部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以功封侯者數十人。』

羣學肄言序

嚴復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

斯賓塞爾〔一〕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窓，而大闡其理於

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二〕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肆言，以導厥先路。廿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旣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譏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日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興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撻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期月之勤，爲遂譯之如左。其敍曰：

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三〕，操刃傷指。譯泛愚第一。

鵠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紜綸，莫之掎摭〔四〕。雖無密合，寧渺